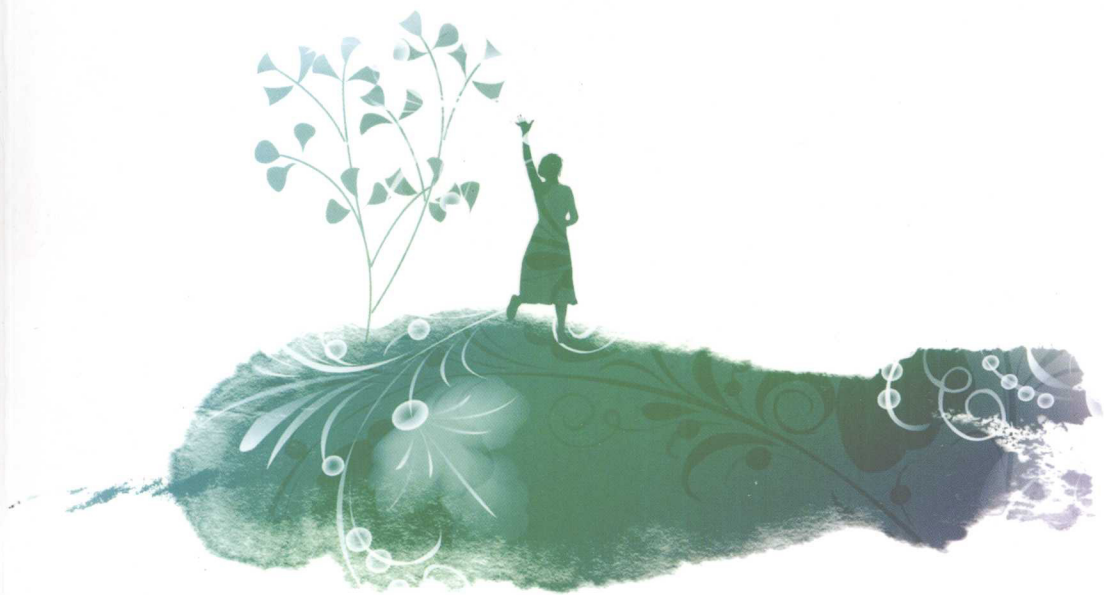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# 桃花桃花满天飞

宗利华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# 桃花桃花满天飞

宗利华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  
总策划：崔文辉  
策划编辑：东方  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  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  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桃花桃花满天飞/宗利华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  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4  
（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）

ISBN 978-7-5463-2586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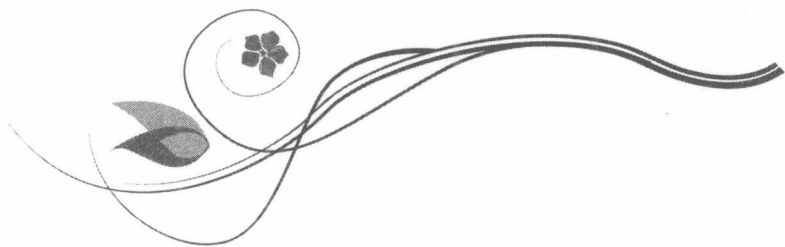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桃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47858 号

书 名：桃花桃花满天飞  
著 者：宗利华  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（130021）  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 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  
印 张：14.75  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（100052）  
电 话：010-63106240（发行部）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86-6  
定 价：24.00 元

---

（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）



## 目 录

香树街 .....	(1)
爆发力 .....	(35)
生产力 .....	(69)
巫蛊之地 .....	(97)
鱼为什么不在天上飞 .....	(127)
呼吸沉重 .....	(146)
对 手 .....	(158)
唐 卡 .....	(169)
三个人的旅程 .....	(178)
沿着铁路一直走 .....	(188)
惹尘埃 .....	(197)
桃花桃花满天飞 .....	(206)
乱红飞过秋千去 .....	(215)

## 香 树 街

### 1

事情的起因，似乎是一套房子。米东两口子终于还是在罗马假日买了那套小房子，六十多平米。罗马假日是小县城的富人区。在那里买房是巧绣的主意，米东起初极力反对，说，干吗要搞得那么累？米东的意思很明白，两口子都在半死不活的企业里，随时都会面临下岗。一套房子尤其是罗马假日里的一套房子，会让全家人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然巧绣的观点不同，她说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四个字儿，衣，食，住，行。现在衣食已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至于行，实在没钱不一定非得买车，骑自行车上下班也不丢人。但住的环境必须得跟上，房子品相的好与坏，决定着人的档次的优与劣。再说，米朵儿也已经长大了，自尊心强，因为家里电视机不好，她就取消了邀请同学们来家过生日的计划。巧绣一提到闺女米朵儿，米东心思便动摇了。米朵儿是两口子的宝贝儿。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于是两人开始去看房，精打细算，艰难取舍，东借西凑，最终入住罗马假日。

米朵儿在进入自己房间的那一刻，由衷地发出一声欢呼。站在客厅里的米东和巧绣相视一笑。米东觉得，就冲那声欢呼也很值。

跟米东所说的那样，新房住进去后，一家人被搞得很累。巧绣转得相当快，当天晚上餐桌上的花样就让米东父女看出明显变化。米朵儿端详了几盘青菜半天，耸耸肩膀，老妈，没搞错吧？马上就开始过苦日子？米东

也看着桌面笑，但不说话。巧绣仍旧带南方口音，不过紧巴日子怎么办？为了这套房，老爸老妈可是债台高筑。债主虽说是银行，但每月必须得把钱打进卡里。还有，米东哦，我说你还是把烟戒了吧？

米东的烟瘾已有些年头，想一下子掐断难于上青天。房子品相有了，米东兜里烟的品相却骤然大跌。米东平日里都不好意思往外掏。

可话说回来，毕竟，住新房了嘛！起初那段时间一家人的心情是好的。尤其米朵儿，上学放学进出楼洞都哼着歌儿。米朵儿已上初中三年级，终于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屋子，兴奋劲儿自是不必说。米东呢，觉得欠了巧绣的一笔账终于还上了一点儿，心里也快慰。巧绣是南方女子，跟米东相识于深圳。当年的米东雄心勃勃，大学毕业后决定到南方闯天下，闯了数年没有成就，决定回乡。那时，已与巧绣恋爱很久。在跟不跟米东回北方这事儿上，巧绣花费很长时间去做决定，最终还是放弃家人建议，跟着米东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小县城。米东是回到家乡，可巧绣在北方举目无亲，等于孤注一掷。

当初给米东抛绣球的是县城一家毛巾厂，产品多数对外出口，效益相当不错。两人刚回来那会儿，生活还是蛮顺的。巧绣进了另一家企业。在这座北方小县城，两个工人的工资加到一起，相当可观。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，企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突出。米东的技术非常过硬，交际能力却欠火候，只稳稳当当干他的车间主任。巧绣呢，脑子很灵活，不几年进了厂财务科，做会计。小日子看得见摸得着，波澜不惊，撑不死也饿不着。

米东把两口子后来战争不断的原因归结到那套房子上，却也不无道理。房子是住上了，紧巴日子却降临。巧绣平日就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，在那段时期尤甚。脑子里似乎只为一个字，钱。怎么赚钱，怎么省钱，以及，怎么还钱。米东此前容忍度是高的，没觉得怎么着。可现在，慢慢的米东就有点儿烦。一些此前不为两口子所重视的小毛病，此时有了膨胀。比如，生活习性上，米东喜欢吃馒头、水饺、面条，而巧绣自始至终保持南方人本色，每顿必有米饭，否则就吃不好。在她感召下，米朵儿自小到大几乎不吃面食。再比如，巧绣喜欢洁净，屋里屋外浑身上下收拾得干脆

利索。这是好习惯。可米东是男人啊，不拘小节，诸如每晚必须要洗袜子、洗脚、刷牙等事项偶尔就会出现遗漏，巧绣会喔唷一声，伸出光溜溜的脚蹬他下床，立刻补上。再有，米东数年内混得不好，斗志全无，平日里多一项喜好，跟人凑一起打扑克。住旧房时，起先约狐朋狗友到家里打，遭遇几次巧绣的冷面孔，几位牌友识趣，不登门了。后来转战楼下，马路边儿路灯底下。米东一身烟味儿回到家，巧绣便絮叨不止，说，米东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看看，都堕落成什么样子了？当初我认识你那时候，你是多么有冲劲的一个人。米东起初还不反驳，嘟囔多了就开始还击，我这就这样了！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搬到新家，离狐朋狗友远，米东牌瘾犯了，也找不到人打。住罗马假日的人除了老板就是官员，米东跟他们扯不上线。

于是开始吵。也未必说此前就不吵，只是这个时候吵，落脚点最终好像都到了房子上。所谓的穷吵，吵穷，纯粹为钱大爷而着急。夫妻间斗斗嘴，本无可厚非，上午赌气出门晚上照例还在被窝里弄出点响声儿。但慢慢的，米东和巧绣像是不约而同觉得倦了，对对方身上的缺点似乎变得不愿容忍。这也直接影响到米朵儿，一次，在米东和巧绣唇枪舌剑间隙，米朵儿突然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大声吼道，别吵啦你们！早知这样，就别买这套房子！我宁肯住原来那个家。米东和巧绣的战火突然停歇，面面相觑。

## 2

米东有个高中同学叫王大同，当时人送外号王大头。脑袋长得有特色，与身体不大成比例，但后来居然没影响他考上警校。王大同所在的派出所辖区，恰巧就包括米东那家毛巾厂。米东一进车间就不大出来，但出来后心里烦闷，就跑到王大同警务室去打发时间。碰到王大同不忙，两人半躺在沙发上，把鞋脱下来，两只脚放在茶几上，吞云吐雾，胡吹海侃。聊天内容，自然会触及夫妻间的矛盾。米东有时会说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王大同盯着他嘿嘿地笑，你小子别揣着幸福装痛苦。你家那位，要身段有

身段要样子有样子，还不知足啊？王大同这话里有话，他老婆刘翠生得水桶样，偏偏脾气火爆得很。虽然王大同做警察，但夫妻俩展开近距离对抗，人民警察王大同一点儿便宜都占不到。

后来的一个晚上，米朵儿去上晚自习，米东跟巧绣为一点小事儿又吵起来。吵着吵着话题严重脱轨，陈芝麻烂谷子一窝蜂咕嘟咕嘟往外冒。巧绣一边哭一边骂米东是白眼儿狼，自己从遥远的家乡跟到北方，是个无法弥补的大号错误。米东说了句不该说的话，你要是觉得亏，就给我滚！巧绣盯他半天，脸刷的一下变了，随即老鹰一样扑上去，伸手一抓，米东脸上顿时五道抓痕！巧绣一般是不这个样子的，看来是真急了。米东顺手一推，巧绣噼噼啪啪倒在茶几上。恰巧王大同当晚值班，闲着没事打电话玩儿打到米东这里。米东阴沉着脸说了没两句话，巧绣在一边发出惊天动地一声哭。王大同问，怎么了老米？米东说，打架！然后，沉默半天又说，受不了啦大同。王大同觉得自己有责任到现场调解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出现在罗马假日。王大同脑袋大，嘴皮子却很薄，很利索，天生一副调解纠纷的口才。没过多久，就把巧绣哄得笑出声来。

如此一来，反倒留下后遗症。后来几次，米东两口子吵得不可开交，米东随手就打王大同电话。再后来，事情悄然发生转变，米东不打的时候，巧绣打。在巧绣这边，觉得王大同是个风趣的人，可依赖的人，可吐吐怨气的人。巧绣在单位其实也没几个说得上来的姐妹。王大同她本来就熟悉，两家此前常走动，所以巧绣开始有事没事就给王大同打电话，发牢骚，说米东的不是。米东乐得她这样做，巧绣的气出了，也就不再跟他找茬了。每次巧绣找过王大同，后者都会及时跟他汇报。说说对话内容，提醒米东同志该注意一下什么问题。米东觉得这样挺好，老同学嘛！王大同呢，在派出所干片警，整天就是苦口婆心给人调解事儿，捎带着给老同学解忧，还有点儿成就感。

但有个人觉得不好，王大同的媳妇刘翠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刘翠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巧绣。她觉得这个南方女人眉眼里话语里透着一股子狐媚气，心思呢又密集得像是针眼儿。刘翠说，南方女人鬼心眼儿多，咱是直杆儿



烟筒弄不懂人家心里想什么，人家遇事要拐成百上千个弯儿。

没想到，有一天晚上巧绣给王大同打电话，让刘翠给逮住了。

天挺晚了，王大同刚要上床睡觉。刘翠等在被窝里打算要搞点儿夫妻内容的。王大同知道刘翠不喜欢巧绣，一紧张，就拿着电话走到客厅去。刘翠眨巴一下眼睛，遂跟出来。正逢王大同说，这么晚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一抬头，见只穿内衣的刘翠白晃晃的身子堵在卧室门口，觉着尴尬，说完几句话就扣掉电话。刘翠问，半夜三更的，谁要你过去？王大同说，米东两口子吵架。刘翠哼了一声，明明是女人的声音，怎么会是米东？王大同一笑，是米东的老婆花巧绣。刘翠一伸手，拿来！王大同把手机递过去。

刘翠一翻，确认是花巧绣。顺手就把手机扔到沙发上，说，王大同你跟那个小狐狸精怎么扯到一块去了？王大同给别人调解心里有底，但面对刘翠心里反倒七上八下。王大同说，人家两口子吵架，找我劝架？刘翠反问，干吗不是米东找你？王大同还笑，说明人家两口子都信任我。

刘翠终于火山喷发，王大头你别糊弄我了！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儿花花肠子？劝架干吗整得鬼鬼祟祟的？那次咱们一起吃饭，你就老往人家身上打量。是啊，她苗条，奶子大，屁股大，眼睛里面有水，你相中了是不是？王大同嘴唇动了动，开始反击，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！跟你说什么都说不通。刘翠说，跟那个女人能说得通是不是？跟我没共同语言是不是？好，你个狗日的王大同，你别以为我刘翠好欺负！说着，晃动着一对巨乳，朝王大同扑来！

那个时刻，米东在楼下的小花园抽烟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那天晚上，他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。坐在花池旁抽烟的时候，米东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跟米朵儿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进了小区。这不算奇怪，但俩孩子一块到了楼底下，又对着头说了好一会儿话，那男孩才骑上自行车，返回头出了小区。米东张大嘴巴，忘记拇指与食指之间还夹着一根烟头，直到手指一疼，才反应过来！米东顿时就把跟巧绣吵架的事儿丢到脑后。与米朵儿早恋相比，两口子吵嘴算什么呢？这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早恋了啊？初中三年级，按说，也倒可以理解。但米东没防备，突如其来

的信息让他一下子头脑发胀。米东气冲冲地上了楼。当时，米朵儿坐在沙发上正开导她老妈。一见米东进屋，站起来说，老爸你咋回事儿？怎么老惹我妈伤心？米东没接她的话茬，反问，刚才那男孩儿是谁？米朵儿愣了愣，什么男孩儿啊？米东一皱眉头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俩一块进的小区。

巧绣一听这话，也扭头看米朵儿。

米朵儿说，我同学啊！人家送我到楼下，怎么了？巧绣问，你不是一直跟两个女同学一起回家的吗？米朵儿说，看你们俩，大惊小怪的。今晚上走的晚了点儿。那同学正好顺道，把我送回来了。米东和巧绣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沉默着。米朵儿说，刚才还互相斗气，现在倒一致对外了。米东脸型松弛一下，但随之依然是沉默。米朵儿说了一句，不管你们，我睡觉。米东和花巧绣又互相打量一眼。

巧绣说，你过来，怎么回事儿？米东就走过去，把刚才看到的重新描述一遍。巧绣低声问，很亲密吗？米东一皱眉头，有点黑，看不很清楚。不过，我刚才脑子里嗡的一下。巧绣说，问题很严重！马上就中考，要早恋就麻烦了。米东说，你这当妈的怎么当的？这种事儿要我当爸的去注意？巧绣立即反驳，到这时候你倒埋怨起我来了？我整天忙了单位忙家里，有时间关注这些事儿吗？米东也压着声音，咱俩别吵，你这阵子看着她。有些话我不好说，闺女大了。

### 3

对米东来说，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儿，就像晴空起个响雷。太意外了！根本想不到。头天夜里发生在王大同两口子之间的打闹，米东一无所知，当然更不知道事情起因，是花巧绣的一个电话。接王大同的电话时他有点儿懵。王大同说，米东啊米东，让你给害死啦你知道不？

王大同在家里给米东打的电话。两口子打得狠了点儿，他脸上挂了彩，不好意思去上班。王大同说，就因为你老婆昨晚上一个电话，我家那水桶闹了个天翻地覆！米东越听越奇，巧绣给你打电话了？王大同嘴里嘶

的一声，米东你个王八蛋，你两口子打架干吗老找我啊？米东说，大同你慢点儿，巧绣给你打电话啦？你说，她晚上打什么电话啊？王大同咬牙切齿，米东你要在我跟前，我就揍你一顿！现在好，我老婆跑到我局里去，跟领导反映我在外面包二奶。米东抓抓头皮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王大同说，操！米东说，你别急啊大同！你老婆说你包的那个二奶，就是我老婆花巧绣？王大同说，不是你老婆还有谁？米东说，这误会大了，需要我去给你解释吗？王大同说，算了吧你！你要能分开五和六谁大，我还用得着为你们操心？我跟你讲，刘翠这娘儿们一条胡同走到黑，你告诉花巧绣，她有可能去找她麻烦。

米东也骂了一句，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儿？

米东赶紧给花巧绣打手机，那边一直不接，又打她办公室座机，巧绣同事接了。米东耳朵里立刻灌进震耳欲聋的吵闹声，脑袋就开始眩晕。米东同事说，是你啊米大哥，巧绣姐这边有点事儿不方便接电话。那孩子还知道给花巧绣打马虎眼。米东问，是不是一个水桶样的女人在跟花巧绣吵架？那小姑娘一听，沉默一会儿说，是啊，两人都撕扯到一块了。警察已经来了。

下午，米东给王大同打电话，说，出来喝点儿？王大同闷声闷气，喝个屁！米东嘿地一笑，你包了我老婆二奶，我又没怨你，还主动请你喝酒，你说我做的够可以吧？王大同说，好，我去喝，谁要不往死了喝，谁是王八蛋！米东问，吃点儿什么？王大同说我还有心思吃？米东说，去香树街吧。那家水煮鱼不错。

香树街是小县城的老街，街面不宽，两边小饭店小商铺林立。原本通车的，可出过几次微型交通事故，两边就堵起来，号称步行街，或俗称美食街，仅容摩托车自行车出入。米东选择那里，是因为王大同的警务室就在香树街街头上，那家水煮鱼馆儿就离警务室不远，喝多了可以晃到警务室休息。两人见了面，王大同黑着脸，盯着米东沉默半天，随后叹口气。米东也没话说。鱼煮好了，两人闷着头喝酒。喝到中场，王大同脸上带着酒意，说米东你知道吗？刘翠到我们局这一闹，等于把我这些年的努力给

闹没了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局里打算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了，我却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作风问题。米东，你说，我容易吗？王大同居然哭了。米东还说什么呢？王大同又说，米东，好在你他妈的是我同学你能理解，要是换别的女人？我操！刘翠分别到王大同和花巧绣单位这么一闹，事情真给搞大了。不但王大同有苦说不出来，花巧绣也是满肚子委屈。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一看，是王大同媳妇，总算连说带劝把她拉走。花巧绣回到家，一句话没说就钻进了被窝里。

不料，这事情还不算完。米东和王大同正喝酒，刘翠打进电话来。王大同一看号码，坚决不接。但刘翠锲而不舍，王大同手机音乐是，咱们老百姓哪，今儿个高兴。王大同不接，手机就一直在那里“高兴”不止。最后，王大同还是忍不住接了，刘翠在那边杀猪一般哭叫，王大同你个狗日的，死哪里去了？你老婆叫一个小狐狸精打了你也不回来看看。王大同忽地一下就立起身，坏了，米东你老婆打到我家了。米东也慌张起来，赶紧结账。两人跑着出香树街，伸手搭上出租车就往王大同家赶。到楼下一瞧，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。王大同和米东挤到跟前一瞧，都傻了！

跟刘翠对战的不是花巧绣，却是米朵儿！

米东张大嘴巴，面前的米朵儿好像根本不是自己那个乖女儿。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啦？灯光下的米朵儿脸型扭曲，双手卡腰，活脱脱一个小泼妇。她身边站着俩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抱着胳膊，显然是她的同党。刘翠呢，此时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脑袋，呼天叫地。米东和王大同挤进去的时候，米朵儿说了一句话，让米东浑身一哆嗦。米朵儿说，你信不信啊臭水桶，我立马找人废了你！

米东吼叫一声，米朵儿，你这是干吗？米朵儿回过头来，看清是米东。哼一声，我找她算账！她凭什么到我妈单位上去闹？王大同，你也来了，正好！你说说，我妈怎么着你了？轮到她去我妈的单位闹？王大同同志哑口无言。米东连忙走到米朵儿跟前，拉着她胳膊低声说，米朵儿，别这样子跟你王叔叔说话，大人之间有误会，小孩子不要管。连拉带拽，把米朵儿给弄走了。

香树街醒得比较早，在夏季它往往整夜都不睡。喜欢夜生活的人们还没散场，环卫工人胖婶的身影以及她手里的扫帚发出的声音就出现了。身影以及有节奏的声音，从香树街西头到东头，后面已经跟出几地灯光。随之响起男人女人的对话声，三轮车的车铃晃荡声，拖鞋踏在街上的噼啪声，孩子被大人喊醒的抱怨声。香树街慢慢清醒，卖早点的铺子被热气淹没，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打着哈欠，急匆匆从街上走过，她要回家睡觉。卖豆腐的梆子声，卖豆汁油条麻汁粽子的叫卖声，开始宣布香树街的早市渐入佳境。

米东这个清早来到香树街，纯粹是心血来潮。连续一周没有王大同那边儿的动静，电话也不接。米东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妥。小丫头米朵儿参与之后，那件事儿就此悄无声息，米东一面长舒一口气，一面内心压抑无比。米朵儿在不合适的场面表现与其年龄不符的泼辣，是米东此前从来没有想到的。

王大同看到米东，转身进了警务室。米东跟进去，王大同拿眼睛瞪他。米东嘿嘿一笑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递过去，来点儿粗粮。王大同说，滚一边去！还是伸手接过，两人对着头，点烟，吸烟，无话。米东坐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无一搭的闲扯，王大同换上警服，说，一会儿到所里开会，你老人家在这里等我，还是先走一步？米东说，我走，我走。

米东无处可去，正轮着他休班。于是就沿着香树街开始闲逛。路边一家咸鱼店，摆放的一箱小咸鱼甚是诱人。米东记起多年前就着小咸鱼吃热馒头的场景，突然一下子嘴里满了口水。米东蹲下来，开始挑拣小鱼。卖鱼的老头说，你有眼力，昨天刚上来的。挺肥，水分还少。就在米东一手提塑料袋，另一只手往里挑鱼的时候，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女人尖叫！他扭回头，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。突然一件不明物件自天而降，直朝他而来！米东来不及躲闪，就听啪哧一下，那东西先打在他肩膀上，随即落到咸鱼

箱子里。仔细一瞧，原来是一只旧布鞋，鞋面上湿了半截。无缘无故遭受袭击，米东很生气。

他还没立起身，卖鱼的老先生先喊起来，秋红，你这算咋回事儿？你叫我这一箱子鱼怎么卖？

那叫秋红的女人此时顾不得接茬，她一只脚穿着鞋子，另一只脚光着，左手提着一把刀，一瘸一拐地追赶一个瘦猴一样的男子。男子慌不择路，差点把路边卖西红柿的摊子给踩了。女人一边追，一边骂，你要是敢再来，我就捅了你！米东张着嘴巴看着女人把那个男子追出香树街。女人就那个样子一摇一晃从街中间走回来，到米东身边时停下了。她总算还惦记着她的一只鞋子在人家鱼摊儿上，而且还袭击到一个男人。秋红提着一只脚，拖过那只鞋子来穿上，说，不好意思啊大哥，手上没准头，没寻思打到你了。说完打量着米东，咦了一声，你，你叫什么来着？

米东说，我叫米东。

秋红哈哈大笑，是啊，米东，果然是你。

就这样，一只啪哧一下砸在肩膀上的鞋子，让米东接下来的生活跟香树街上卖鲜鱼的秋红连到一起。秋红说，你没看到王大头啊？他就在前面那警务室。米东说，刚从他那里出来。秋红，你也在香树街啊？王大头咋没说过？秋红说，人家是人民警察，国家干部，咱是摆摊儿卖鱼的，没共同语言。米东说，别这么说。秋红又笑，说着玩儿的，大头天天在这街上晃，动不动就坐我那里唠半天。秋红突然发现自己左手还提着一把剖鱼腹的刀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说，我得去看摊了，吃鲜鱼过去拿哈。米东在整个过程中，鼻子里都嗅到一股温和的鱼腥味儿。缭绕绕绕，挥之不去。秋红弯腰穿鞋的时候，米东还捕捉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，这女人居然不穿胸罩。米东不小心从上面看下去一眼，那儿既大又白，简直晃人眼睛。米东挪了下视线，但还是感觉颇为新奇。以前没见过那样的。

秋红跟王大同、米东都是高中同学，多少年不见。说起来这秋红跟米东想当年还有过一段情感纠缠。那时候的秋红没这么丰满，身材比现在细一些。当然，乳房没这么诱人。

接下来，米东常去香树街，跟王大同拉呱，买咸鱼，有时也买鲜的，从秋红那儿买。偶尔，坐在秋红鱼摊前，帮一下她的忙。有一天下午，秋红说，米东你再帮我一下，把这些鱼抬回储藏室，我一个人弄不动。两人架着一个大铁盆，穿过沿街的那间小房子，进了后面的储藏室。储藏室里空间很小，秋红转身的时候蹭到米东身上，轻轻哼一声，却一动不动。两人不说话，沉默半晌。米东的手慢慢伸过去，从秋红背后，准确地抓住那对乳房。秋红软着身子，慢慢转回来，两只手缠在米东脖子上，一只脚伸出去，将门蹬上，然后拖着米东向墙角一张杂乱无章的床上靠过去。米东在那个过程中，满脑子里是温和的鲜鱼腥味儿。在那个过程中，秋红只说了一句话，米东你貌似老实憨厚，实际上心眼儿坏着呢。

## 5

第一个发现问题的是王大同。那天傍晚，米东从秋红屋里出来，正低头往前走，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一抬头就见王大同站在警务室门口，正皮笑肉不笑地打量他。米东站住，回头看了看，又端详着王大同。王大同把大脑袋往屋里一扭，先进去了。米东跟进去，王大同伸手把他推倒在沙发上。王大同说，米东你咋回事呀？快四十的人了不知道深浅啊？米东说，你说什么呢？王大同伸出右手食指点着米东，老米啊，我是这街上的片警。这街上哪只猫开始叫春我都能分辨出来。米东不说话了，伸手去掏烟，往王大同手上递，被王大同一巴掌打掉。王大同说，不说巧绣，就为了米朵儿，米东你不能这么做。米东抱着脑袋，不说话。王大同说，你放个屁也好啊？怎么，想学人家大款包二奶玩儿？你米东还没那资质！我知道，你跟秋红高中时有那么一段眉来眼去的日子。可你想，你老婆孩子一大家子，秋红可是刚离婚的女人。除非，你打算跟巧绣离了，跟秋红过。米东一摆手，别说了，我知道分寸。

王大同哼一声，你知道个鸟啊！

米东果然把握不住分寸，或者说，这分寸不是米东能左右的。自从有

了第一次，秋红浑身上下散发的鱼腥味儿，就一直缠着米东的思维，赶都赶不走。这两人本来有高中时的情感做底，米东现在跟巧绣又出现所谓的审美疲劳，再加上秋红很会黏人，米东挡不住。这样一来，米东很累，心里累，倒是不跟巧绣吵了。他内心觉得愧疚，回家就拼命表现。巧绣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适应，拿怀疑的眼光打量米东。米东就解释说，米朵儿要中考，得给她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。这样，巧绣也就能理解。米朵儿从小到大，米东对她呵护备至。再者，刘翠事件一出，巧绣感觉自己做的也不合适，不该晚上给人家王大同打什么破电话。事情出了影响无法挽回，巧绣愧对王大同，一边也对米东觉得抱歉。

没想到，把事情泄露的不是王大同，而是米朵儿。

香树街中段，有一家网吧，名叫鸟窝。老板是个小伙子，很像韩剧里的小男孩儿，头发倒真像个鸟窝。米朵儿这年龄是喜欢上网的。巧绣为了让米朵儿专攻学习，歪门邪道的东西不允许在家里出现，连电视机都烂得快要没法看了都不更换。米东申请好几次接上网线，都被巧绣一口否决。于是，米朵儿有时候趁周末，就跟同学去网吧。专门选择离家较远的地方，以避开家长。那个周六就选择了鸟窝。米朵儿跟另外一个女孩从网吧出来，挥手告别。米朵儿刚跨上自行车，突然在对面就看到米东。米东身后跟着秋红，要是没有接下来一个细微的动作，米朵儿还不会起疑心。秋红伸出手，将米东后面塞进裤腰的一截T恤衫抽出来，顺手拍一下米东的屁股。

而那时候，米东正傻愣愣地看着米朵儿。米朵儿一声不吭，骑上自行车就走。米东赶忙快走几步，喊，米朵儿米朵儿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呢？他心里明白米朵儿刚从鸟窝里出来。米朵儿像是没听见，快速逃离香树街。

当晚，餐桌上的气氛就沉闷了。巧绣在父女两人脸上扫来扫去，你俩怎么了？米东看看巧绣，问，什么怎么了？巧绣说，肯定有事儿。米朵儿把碗一推，我去写作业。夫妻俩都盯着米朵儿的背影看。巧绣扭回头来，再问米东，怎么回事儿？米东咧嘴一笑，我怎么知道？巧绣说，你肯定知道，你表情也不对。米东说，今天厂里活儿多，累了。



彼此相安无事几天，但米朵儿不愿跟米东说话。俩人在家的时候，米东的话里、举动里透着巴结米朵儿的意思，可米朵儿不领情。有段时间两人倒是谁也没有揭对方的老底，但彼此别扭。米朵儿神情里透着一股子烦躁。终于，这股火压抑不住，开始迸发。米东那晚上本来也是讨好，问米朵儿当天考试的情况。米朵儿上来就一句，问那么多干吗？米东脸色一变，但随之温和下来，关心你啊。米朵儿说，不需要。巧绣正在整理衣服，探过头来问，怎么啦米朵儿？干吗跟爸爸这么说话。米朵儿闷声闷气一句，他不是我爸！米东一皱眉头，我不是你爸我是谁？我问你的考试成绩是关心你。米朵儿说，我没心思考试你知道吗？我一坐在教室里，就开始胡思乱想。米东说，想什么啊？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米朵儿声音高起来，我想什么，你心里有数！

米东被咔嚓一下击倒。

巧绣慢慢走出来，米朵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米朵儿说，你问问他，整天去香树街干什么？巧绣看看米东，又看看米朵儿，说，你王叔叔办公室在那里，你爸跟王叔叔是同学。米朵儿一撇嘴，算了吧，他去香树街就是找一个卖鱼的。

米东一声吼，米朵儿！

## 6

巧绣根本不想追究为什么米朵儿会出现在香树街。与此相比，米东跟一个卖鱼的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才是她急需关注的。第二天上午，巧绣没去上班，直接去了香树街。她从王大同看她第一眼的慌乱神情，就揣测到，王大同知晓内情。王大同喊一声嫂子，随即变得热络起来。这样的举动更让人怀疑。巧绣不打算拐弯抹角，第一句话就直奔要害，大同，米东跟街上一个卖鱼的女人怎么回事儿？

王大同根本没心理准备，也没和米东提前沟通交流过，不晓得巧绣对这件事究竟掌握到什么程度。嫂子，什么卖鱼的女人？这话显然又错了。